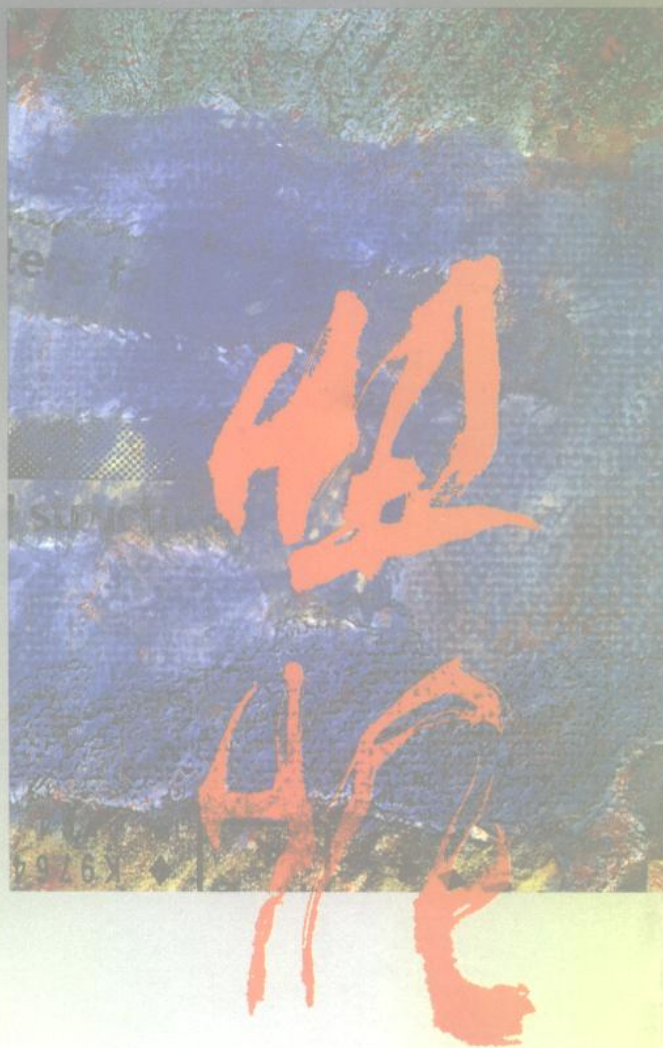


火狐狸长篇小说系列 阿 成/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忸怩

阿成 /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李向晨 熊耀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忸怩／阿成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1

(火狐狸长篇小说系列)

ISBN 7-5006-1986-3

I.忸… II.阿…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2741 号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9印张 2插页 200千字

1996年1月北京第1版 199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册 定价 12.90元

火狐狸·雪狼·电脑时代

——“火狐狸长篇小说系列”、

“雪狼长篇小说系列”序言

蒋 巍

1

在风雪迷漫的北中国，在大森林大荒野的杂花草丛和大都市的小巷中，一批火狐狸和雪狼亮丽着狡猾的绿眼睛，摇曳着美丽的尾巴，从地平线那边逶迤而来了。

粗犷而不失细腻，野性而偏多温情，凶猛而又很仙灵。

在北方生物圈里，在物竞天择的激烈角斗中，想活着就得有力量和智慧。力就是美，加上智慧便能脱颖而出。

这帮家伙就是北方风暴的产儿与灵妖。都是哈尔滨地面上的种儿。一批很猛很冲也很沉实的作家。有被文坛发现的，有被自己埋没的。在漫长的冬季里，北方人好猫冬，能耐得住寂寞，能长久地沉浸于自己的感觉、幻想和哲思之中。猫冬时候他们睡觉很懒，伸懒腰时骨节咔吧作响。有酒喝，能交朋友，就特别地来情绪。要他们和她们为交差为骗稿费爬格子，他或她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时也要耍赖。可真操家伙爬格子（这是

DQ39/14

指以前。现在哈尔滨作家的创作基本电脑化了),也会发狠,能自己跟自己玩命。

“哈尔滨是不该寂寞的,中国文坛有那么多巨人巨星新人新著,灿若星海,我们哈尔滨咋的?北方的虎啊熊啊,包括狐狸和狼活得一向很英勇,叫得也很嘹亮苍劲。那么在莺歌燕舞的中国文坛上,我们为什么不来点儿莽莽苍苍的北方的声音,来上一场群体大合唱呢!”

一九九三年,哈尔滨就这样激励着自己的作家。

南方怕哄,北方怕激。

这帮男女作家们听了,血脉贲张,豪气陡长。咱就玩命罢,每人写一部长篇小说。

2

郑重声明:

北方人是野点儿,说“爱你”的时候跟说“揍你”的冲劲儿差不离。但我们没别的意思,绝没有横行乡里的意思。中国文坛地广人多,我们不敢。我们只是见文坛很兴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天,我们也想小打小闹儿做点自己该做的事体。我们成阵容地出山,只有如下目的:

为给中国文坛添点儿热闹,添点团结气氛和繁荣景象。

也是给五千年文明古国垒点儿嶙峋的山石和粗砺的原木。

也想给现今热中于文学实验的、多阴柔之美技艺之美的中国文坛来点北方野性的和原生态的风,不敢说阳刚之美。我们很崇敬别地方作家,觉得他们和她们真是才华出众,可敬可爱一如国宝“熊猫”。但这个世界并不仅仅是为“熊猫”存在的。光

有“熊猫”，这个世界该有多么单调。那么，我们宁可做骨瘦如铁、毛长如箭的“火狐狸”和“雪狼”，以示今日文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美丽局面。

3

我们绝不是靠一股猛劲冒一股傻气。

相互瞅瞅，大都乳臭已退，人到中年，艺术上练摊儿也练过多年了。十几年来，进大学的，进研究生班的，包括闷头自修的，从哲学、文学、历史到邓小平同志的伟大理论，差不多武装到牙齿了（尽管学习是没有尽头的）。而且一些作家自愿下基层挂职，当市长助理、县长助理的，到大学当学生处副处长的，等等，很是认真地体味过新生活。人民和这片土地真是给了好多好多营养，时代和这热土上的历史也给了好多好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和滚沸的激情。

已经到了不吐不快的程度。多数作家蠢蠢欲动，呼之欲出，有的已在埋头苦干。文联只是起了一个好似“义勇军进行曲”的作用，说了些激昂的话，做了些服务性质的工作。整个事情是火狐狸和雪狼自愿的，挺胸收腹站成一排，迈开步走出来，以供大家检阅，还有批评。

在文学艺术王国中，长篇小说是巍峨的大厦。看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精神魂魄，恐怕就不能不从它的文学积淀中寻找形影；看一个民族对自身以及所处时代思考和认识得是否深刻成熟，也须从文学这面镜子中加以判断，首当其冲的非长篇小说莫属。回眸十七、十八、十九世纪，那些优秀的、特别是后来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性长篇小说不胜枚举，星汉灿烂。在那丰

厚的文学基石上，俄罗斯、法国、英国，当然也包括中国等等，向人类贡献了多少巨人和传之永久的瑰宝呵。那以后的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的作家，无一不从那些巨人的巨著中汲取了精深而丰实的营养。

它们养育了今天的人类和今天的文明。

我们又想，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东北部，这片苍茫而阔大的黑土地是独具特色的。

这是一个巨大的阿里巴巴山洞。我们的任务就是把里面的珍宝据为己有，然后擦亮，拿出来向世人炫耀。地球的背面曾有过一个开发西部的狂潮，并由此引发了经济、文化的一次大发展，至今美国和全世界的年轻人还为西部牛仔所倾倒。而中国也有过一个开发东部的“闯关东”浪潮，自咸丰十年（一八六〇年）清廷开禁，前后绵延一个多世纪。这段历史惊心动魄，血肉横飞，催人泪下。其悲壮程度与地球背面那些事相比毫不逊色，并且极大地丰厚了这方土地的文化性格。黑土文化与江南的纤秀斯文相比，更多风骚和慷慨悲歌；与中原的本分凝重相比，更多血气匪气和旷达；与西北的古旧执著相比，更多土著与移民以及外来文化杂交的斑驳绚丽。这批作家包括我本人，许多都是满汉合璧的后裔。这样的土地这样的风情人物，在长篇里展示起来该是怎样的浪漫呵。

黑土地肥得流油，插根筷子都发芽，连炊烟也香得麻人。地灵人杰，我们虽非人杰，可狐狸的狡猾和雪狼的勇猛还是有的。历经两年惨淡经营，一九九四年成稿的，中国青年出版社选中五部，定为“火狐狸长篇小说系列”。今年刚刚成稿的，时代文艺出版社选中四部，定为“雪狼长篇小说系列”。

这个世界上假如没有狐狸和狼，人们会失去多少美丽的童

话呵。

4

作家，尤其大腕儿作家都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主儿。在一块呷呷咖啡，论论忧国忧民的事情，大都是高雅而和谐的朋友，堪称“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待到干起活儿来，则对不起拜拜了，门上贴一张纸“谢绝采访”或“某某不在家”之类，客厅里便静寂下来，于是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数月之后准有黄钟大吕或类似黄钟大吕的大作问世。

北方人生猛，好抱团儿，有两肋插刀的血性，加上我们会唱“团结就是力量”的歌，知道团结出生产力，也知道干任何事业，包括文学事业，大家见面都横眉立眼或假装你好我好，分手之后都琢磨着损别人的牙眼儿，这样是什么事情也干不成的。自然界里狐狸和狼们还讲团结互助呢。何况，哈尔滨的作家自知自己是小地方人家，一见大世面脸就红得娇艳。那么，还是同舟共济，齐了心一起运作的好。

所有的故事、人物、结构章法，都端到台面上。这帮生猛七嘴八舌，面红耳赤，吵得天昏地暗，先后毙掉好几部天才的伟构。包括书名，你出一个馊的，我出一个臭的，最后选个最佳的。我曾为此深有体味地叹道，文学事业真是残酷的事业。

既是启迪，互助，也是较劲，刺激。然后互道珍重，各自去拼命了。

不过成稿之后大家都礼貌起来，不再讨论也不再说一个“不”字。

我们尊重并爱护每个作家的劳动。出版社想上哪条“贼船”

那是出版社的权利。

别误会。别以为哈尔滨作家不行，非弄个互助组什么的。小地方人家不一定不行。

以往那几个世纪，欧洲大陆上这种文艺沙龙有的是，而且常由孀居的、会背许多诗的、身着晚礼服摇着羽扇的优雅的贵夫人主持。据说果戈里等等一些文学大家，包括音乐界许多比我们今天的大腕儿还大腕儿的大腕儿，都因在这种沙龙里受了友人或批评家或贵夫人的批评，一气之下把自己的手稿投进了壁炉。

现今没有能做东儿的贵夫人。我们羞涩的居室和腰包眼下也没法子“沙龙”。但我很骄傲我们这群“穷棒子”的坦诚与团结。无论怎样，今天的时代火爆着，今天的中国崛起着，我们也很血性地为中国文坛添了点“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小景致。这就足够了。

语言不过是一种媒介。语言的全部用处不过是传递价值，传递某种对真理和生命的思考。我们把自己带着火焰的心捧出来，这就足够了。

文学是过程而不是状态，是航行而不是港湾。我们把自己英勇地投入奋然而前行的过程就足以自慰。

5

地球是愈来愈小了。

我们都记得毛泽东曾打过一次乒乓球，那只白色小球击到球台上，然后撞了地球一下，地球便晃了晃，起了经久不息的风云。毛泽东笑了，说这地球真乃“小小寰球”也。

到了今天这时代，人类玩起了高科技，足不出户，整个地球

村乃至遥远的星系星云便在眼前了。哈尔滨建城不到百年，旧时代的野心和新时代的雄心风风火火令她拔地而起。匆忙之中，她留有许多落后的地方，但也有许多不落后的地方和很能弄潮的事情，譬如哈尔滨姑娘的时装就常教人瞠目结舌，不少来自香港乃至东京巴黎罗马的新潮，这边很快也很勇敢地就给你招展到街上去。还有哈尔滨的作家，一大批兴致勃勃玩起了电脑。“火狐狸”和“雪狼”两大长篇小说系列就是人脑加电脑的产物。

文学创作这种个体性极强的精神活动，竟然加进新的高科技因子和新的力量，这大概就是A·托夫勒说的“力量的转移”罢。这是一种新感觉，一种有如两个生命相亲相爱、相互触摸、呼吸相闻的新感觉。譬如我的长篇《海妖醒了》，原先备有一份创作提纲。当我端坐在电脑前开始敲击键盘时，全盘设想忽然起了变化，仿佛一种神秘的力量导引着我走向另一个方向。提纲大部作废。

电脑有如林黛玉，我体会。她会温柔地提醒、提示和丰富你，教你知道怎样说怎样做更好；你得小心翼翼地向她发出正确的指令，她才会温顺地服从；有时她也会抗拒你，那是因为她知道你爱她却知她不深；她永远端庄着，也教你时时端庄得有如绅士；有时她也会患病，病毒引起的，于是她衣衫零乱，说一些叫你莫名其妙的呓语，令你胆战心惊，唯恐她连带你的心血你的爱一起香消玉殒；但无论怎样，与她相伴你会觉得自己分外聪敏，好像脖子上挂了一块“通灵宝玉”。

“火狐狸”就这样驾光掣电风驰而来。

电脑给文学创作带来的影响极其微妙，凡是用上的就再也离不开了。

一个激动人、诱惑人也折磨人的当今中国。原先也激动，不过激动人的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原先也折磨，那是往死里整的折磨；原先也诱惑，那是从文明向落后愚昧、从人性向兽性倒退的诱惑。

现今激动人心的是邓小平石破天惊的伟大理论和这个理论指导下的气势磅礴的伟大变革；现今充满诱惑的是民族振兴、国运昌旺的伟业，生命价值、聪明才智的闪耀，勤劳致富、成名成家的美梦；现今折磨人的是来自历史的种种羁绊，转型期的种种阵痛，更高因此也更多忧郁的精神追求，乃至人在社会坐标系上重新定位所遭逢的悲欢离合。

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第一部大书。占人类近四分之一的中国太大了，它的文明也太古老了。中国的任何一个举动都会震撼全球波及人类影响历史。对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波澜壮阔的大变革，今人恐怕很难做出全面而精确的概括，但可以说的的一句话是：它的伟大意义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

生在这样的国度，活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有幸做了她的速记员。不必说她的五千年文明史，给我们留下多少血气方刚或缠绵悱恻的演义故事和文学积淀了，即便是共和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她所经历的英雄时代（文革前）、蒙昧时代（文革中）和理性时代（文革后），也给文学巨著和巨匠的诞生铺排了无比丰富的营养和阔大的产床。

中国期待着那一声嘹亮的号啼。明天或明天以后会有的。

北方人多侠肝义胆和牺牲精神。萨特有一句名言：他人就

是地狱。但也有另外一种译意：地狱是其他人的。不，我们不这样想。我们是抱着“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想法来写书的。我们宁可拿我们的书做方砖，连带我们的血肉铺成新的路。“火狐狸”和“雪狼”奉献自己和牺牲自己的目的很高尚：我们期望国宝“熊猫”的美丽不会太远了。

1995年4月16日于衔泥巢

上帝作证：

谨将此书，献给仍在这座喧嚣的城市中飘泊的我的那一群为了生存，为了得到一份临时的职业，为了自己的尊严，为了爱，为了梦中的憧憬，而长哭与狂笑的朋友们。

这里写的每一个字，横竖都是悲怆的证明。

—— 阿 成

A

我现在居住在小老爷子家。

小老爷子的住宅在中国大街上。

小老爷子已经走了，至少目前他不在中国。

他必须走，而我又只能住在他这里。人一生要经历许多困境和不走运的。希望能够得到理解。

应当说，像小老爷子这样的人，他的房子居然占位在绅士的中国大街上，真是个罪过。

坦率地说，我非常爱小老爷子。小老爷子本身是我的精神故乡。

我经常像有钱有势的人骂奴隶那样骂小老爷子。但他仍然那样可怜巴巴地看着我。是委琐又够朋友的那种样子。他看着我的脸说：“你看你看，老叶你这脾气。”

小老爷子常常很嫉妒地对我说：“老叶，你看你多好，你还有一个可以随便发火、随便骂的人，可我呢，我敢骂谁？我他妈的最惨了。”

我第一次去小老爷子家，他依然年轻，三十或三十五岁？

鬼知道这准不准确(我常常记不住朋友的岁数,就是我自己也常被虚岁和周岁之类的说法搞得糊里糊涂的)。小老爷子个子不高,相当于一扇门的三分之二。纯粹亚洲人的形象。眼珠子有点漏神,这反倒使他别有了一种特点。我觉得任何人都难以信赖他。你会觉得他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是在撒谎,都是一个成形的阴谋。你会感到他是在一条一条地向你用小毒蛇。小老爷子为了证明自己是清白的、诚实的,他经常低三下四,又巧舌如簧地向对方解释什么,哪怕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一个狗屁不值的论点,一个一文不值的小消息。他一边说,一边做着令人作呕的手势,然后哆哆嗦嗦地划火抽烟,直到对方完全不信赖他,彻底拿他不当一回事,他才叹而告结。他好像一来到人世上,就是向他遇到的每一个人卑躬屈膝、点头哈腰地解释自己是一个诚实的人,清白的人,无辜的人。这一点,似乎在上一辈子他就没能向人们解释清楚——我这样评价他自然有点言过其实,从这个意义上讲,说明我很爱他。我很清楚,我不可能像骂他一样去骂别人。有一位这样的朋友,应当有理由感到自豪。人有时候需要发泄,煽情,不知天高地厚。不挑剔你这些种种恶习的朋友,在你一生中能有几个?

我和小老爷子都是热爱生活的人。

小老爷子在中国大街上的住宅是俄式风格的。其实,就这座城市的总体风格而言,也都是俄式的,或者仿法式的,流亡式的,边境式的,偏僻与偏远式的,梦幻式的,思乡式的。城市建筑当中还有被改造改装的,以及新建的建筑物。新建的建筑物当中,肯定会有质量与外观都挺不错的,以致能够勾引行人和外地的流浪诗人停下来,吸一支烟,好好地欣赏它们一会儿的优秀作

品。当然也有不法的黑包工干的活儿，这种建筑看上去，灵魂奸诈，神态丑陋，像一堆堆矗立起来的大尿布。这种建筑，在城市中的每条大街上都有。

我和小老爷子都是穷鬼式的人物。而且已经穷到份上了。这一点就没什么可忸怩的了。倘若把这个城市比做“水”，五颜六色的水，那么我和小老爷子就是这一水域中的小鱼儿。那么，蹂躏这个城市，充分利用这个城市的那些人，或者像轮奸犯一样不断地污辱这个城市的人，是渔翁。他们坐在一艘豪华的轮船上，钓这个城市。有时候，他们会戴上氧气面罩和氧气瓶，或坐潜水艇沉到这个城市底层，看一看，下面发生了什么事，还有什么可捞的没有。他们个个不仅满嘴是理，而且都是那种滑稽的，悲天怜人的样子。跌份儿地说，我和小老爷子惧怕他们这些人。

小老爷子的“窝”，在体现热爱生活的方面——记不得我刚才是否谈到了：窗台上还有两盆枯死的花。枯死的花也是生活情调的一种，它们看上去，动作夸张，像在呐喊什么。呐喊什么呢？是不是：“渴！我渴呀！”另外，在房间里，到处可见一些散发着馊味的空啤酒瓶子、白酒瓶子，被遗弃多年的臭袜子、鞋垫、破鞋等等，都在展示着他热爱生活的激情。北面的墙上挂着一幅扁长的油画。画布上落满了灰尘、蜘蛛网。没有人打扫它、打扰它。小老爷子诚恳地对我说：“你别动它们。我看着挺舒服的。”这是一幅雪景，有几棵冻死的树，还有乌鸦。一条冰冻的河。冻在河面上的小舢舨船。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了。它就挂在小老爷子的床边。只要小老爷子躺在那张俄式的、镶着黄铜饰物的铁床上，他的灵魂就一定会去那幅雪野之中走一走。这自然也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

靠床一侧的墙下边，贴着一些女人画片，大多是半裸的，肥

臀丰乳大长腿的洋妞，她们分别来自世界各地，来自热带或亚热带，来自航空界、旅游界、著名的时装模特表演队。墙上的每一个女人都很性感，年轻艳丽，风情万种，火辣辣地看着你——看着孤独的小老爷子。当深夜来临，屋内的灯光一灭，这就是一面风月宝镜了：柔柔的月光照在她们的胴体上，又是她们欺负小老爷子，逗小老爷子的好时候了。可怜的小老爷子又要在被窝里气喘如牛了。

小老爷子对生活有许许多多的幻想呵。

往事不堪回首。我非常想念小老爷子。

去年的晚秋，我算是正式搬进了小老爷子的家。我没有什么行李，只有一只看来要和我形影不离的黑猫。这是老岳的猫。以后我会提到他。

时间是在清晨四点多钟。这种时刻，在黑龙江的边陲城市，天还很黑，空气也很冷。入夜之后就连续地下过几次大雨，像拳击比赛那样，下下停停。当我和那只黑猫出现在空无一人的中国大街上的时候，那工夫雨已经彻底停了。夜空上跳出一些亮晶晶像小银币似的星星。边走边可以听见半空中被晨风吹响的电线的电流声。这些悬在半空中的电线，除了照明线，还有电话线。相信凌晨也会有人通话，我只是猜不出他们彼此说些什么，说：“我想把你们全宰了！”不会是这样的话的。上帝像更夫一样一直在默默地注视着这个城市呐。

走进中国大街的时候，我想叼一支烟卷走，这样会显示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像法国电影里十足的流浪汉。如果换一种纯粹无家可归的小人物的样子走，那就什么都完了，精神也崩溃了，只有去跳楼了。